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十七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四

地官司徒第二之七

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正義 賈氏公彥曰治者下文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陳肆辨物等謂教之處置貨物也政者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以刑罰禁虣是也量度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以賈民禁偽等是也 劉氏敞曰治謂正

萬民交易之法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刑謂制盜賊姦偽之民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儥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八事者司市之大經　鄭氏康成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　王氏昭禹曰止使勿為則有禁敕使為之則有令

案禁物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以及偽飾之禁過市之罰屬游飲食之禁皆所以教也　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内姦貨通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敘肆行列也經界也　賈疏經界其地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　王氏應電曰經畫市地司市之次居中每二十肆則為胥師賈師

之次内宰所謂設其次也其餘邸肆各有行列内宰所謂置其敘也次敘既定然後市中之事有統緒而不亂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　王氏應電曰肆長之職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美惡不混其價自平

案物同使列肆於一區則美惡相校易辨而市價自

平矣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正義鄭氏衆曰靡謂侈靡　鄭氏康成曰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賈疏物貨細靡買之者多至使麤物買者少而價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下商賈賈師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

鄭氏衆曰布泉也　賈氏公彥曰商賈或通貨或

在市賣之則貨阜而泉流

案商通貨而賈為之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為之運則布行

以度量成賈而徵儥（賈價同　儥音育）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名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劑津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賈疏小宰職注）

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文略 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賈疏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 賈氏公彦曰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聶沈音古劉音嫁

正義鄭氏康成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賈疏胥師職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故知賈民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者也 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賈疏情偽既據物而言則實詐據人而言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薄報反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刑罰憲徇扑賈疏司市所施惟於市中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 賈氏公彦曰刑期於無刑故以刑罰禁虣亂之人去其相盜竊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司虣禁暴亂司稽執盜賊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賖傷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賖貰而予之 王氏應電曰或斂

或賒官民相通故曰同貨　王氏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貨以其價買之所謂斂也物揭而書之買者各從其柢其尤貧者則假貰之所謂賒也如此則開闔斂散協於衆心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案官有斂賒之政則以貨來者同得售而不至於稽滯折閱貨之積者同得散播而民賴其用故曰同貨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昃音側本又作昃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昃昳中也　賈疏昃者傾側之義昳者差昳之義尚書無逸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昃也

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　賈疏言百族為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言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言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

百族必容來去　賈疏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

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

鄭氏衆曰百族百姓也　賈疏此據市人稱百族與司寇職所戒百族異亦非百官百姓對文則姓與氏族異

通言之民族亦庶姓故以百姓為百族

案大市者鄉邑之民以百物交易也必日昃遠邑乃可至商賈市以朝者商以貨來而賈居之或求貨於賈成議轉物每窮日之力必以朝乃便也販夫販婦市以夕者所販乃朝夕所求之物市之者亦近市之人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此三市皆於一院内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又如字上時掌反思依注作司　注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當為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賈疏鞭以威衆度以正度　度殳也因刻丈尺耳賈疏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為二用繫鞘於上則為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為度　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

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飭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當為司聲之誤也思次若今市亭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别小者也鄭氏衆曰次市中候樓也涖視也　郝氏敬曰介猶副也設胥師賈師舍以副司市也

案上經既定三市之候此則分市官之職而使之各共也　胥主撻戮有罪者故使執鞭度守門古人制

器多藉以存制度如駔琮之為權甗簋之合量鞞刻以度非必藉以度長短也或門閭倉卒需度亦有時而用之與　胥師平其貨賄賈師辨其物而均平之肆長名近者相遠實近者相爾而平正之皆平肆之事展成奠賈則賈師職展者均布整飭之意市中賈民平成市物者豫均布整飭之不使攙越紊雜奠賈則物書其賈之高下而揭之如是而後令市皆所以杜爭端而止訟萌也　治如肆列之區分或有改移

市物之可入與否頒之成式以及度量之齊同質劑之期約皆是也不遵治法則有訟而欺詐誣罔強買違約匈奪盜竊皆所或有各隨其治訟之大小而分聽之　治者吏胥所白訟者民賈所爭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辟音闢

正義鄭氏康成曰期謂欲買賣期決於市也　王氏應電曰量度者恐斗斛丈尺不信而欲較勘如質人

所巡而考之者是也市中萬衆所聚茍聚於一處則百事紛糾司市者日亦不足矣故以敘使各至其應轄之肆則分掌而事易治又犯法者即號令於其地與衆恥之且警其未也

案辟開通也泉府同貨用布官斂不售貨則商買入貨以受布民有買於官則入布以受貨皆所以開通泉布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

案康成以舉為沒諸官非也盖登於册籍使踰時而求者可驗耳春秋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管子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此舉字明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音無

正義鄭氏衆曰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鄭氏康成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價以徵之也使亡使徵抑其價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徵之而已　王氏應電曰非獨增其價以来之損其價以抑之也或以璽節出入而通之或不為璽節而遏之則徵阜有亡之權皆在上小民不得而任情好惡矣　吴氏澄曰阜則不止乎有以漸而積之也微則未至於亡以漸而

革之也

餘論魏氏校曰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汚隆繫焉是故起其賈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賈以卻之正民之所惡也

案此申禁物靡均市之事害謂奇器異物無當民用者作無益害有益故使之無靡者尚可用但費財而導侈故使之微周官詳於市政即此一節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非細故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賈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賈疏貨賄從邦國來故知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掌節職貨賄用璽節注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亦容來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　郎氏兆玉曰貨賄自內出者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通之門及市與司關相聯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災害物貴則市不稅為民困乏也賈疏物貴者其物謂米穀也諺云豐年粟儉年玉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王氏應電曰採金多鑄泉商賈貨物以布易之稍高其直則來者自衆民之貧者以布散之市之不售貨以布買之民得布而易其所欲需商賈得布可操之四方以易所無之物故曰商賈阜貨而行布也

案市征即廛人職之廛布也無征所謂法而不廛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平賈自是兩事

餘論呂氏祖謙曰古者耕三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但論米穀未嘗及藏鏹蓋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行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必先有米穀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鏹何補所以三代之前用錢幣為賦者甚少俸祿亦是須田制祿漢初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所謂萬石千石亦是以穀粟制

祿至武帝有事四夷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是

而錢幣始重古意漸失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

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

正義鄭氏衆曰禁謂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

民不得畜　鄭氏康成曰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

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

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

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　王氏應電曰僞飾謂以假物而飾之如真或以美物而和假於其內也故特禁之　鄧氏元錫曰若以水和米以麻代絲之類民所造也若以石為玉冀産為揚産之類行貨者所飾也若以今為古以陳為新之類居貨者所飾也若陶中窳銅和錫之類造作者所飾也　陳氏傅良曰豈唯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

厚物無用則國不實

案此所謂十有二者文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相類謂市中飾偽之物十者之中約計有二民及商賈皆有之在所必禁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注故書附為柎杜子春云當為附

正義鄭氏衆曰憲罰播其肆也賈疏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

鄭氏康成曰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

王氏應電曰市中之辜不越於犯禁故其刑止於憲徇扑而已皆主於發其恥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為說也

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

異尊卑也所敝謂憲徇扑也罰幕帟蓋帷者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言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　魏氏校曰市者言利之地國君而游觀於市則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幕帟蓋帷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禮示罰不敢斥言王故舉國君為況

賈氏公彦曰其蓋當是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輪人所造在車者也

案刑人即犯憲徇扑之市刑者其辠本輕君過市而赦之蓋無瑕者然後可以責人已既過市而猶責人之小辠則自赧也所罰幕帟之等亦過市者自出之君不可罰故赦刑人夫人以下不可專赦故刑人自若而自出罰物尊卑之差也注所赦謂憲徇扑傳寫者或訛赦為罰疏因有赦之使出帷幕帟蓋之云夫免其輕刑而使出重罰失平已甚且視王之過市又有加等也若其人甘受刑而不顧出罰則瀆不幾於

窮乎

存異鄧氏元錫曰刑人赦謂鄉士協日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非是無過市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賈音古）

正義鄭氏康成曰市司司市也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　賈氏公彥曰賈師知物賈故市司帥以從　王氏昭禹曰如此則師衆

所聚無賤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案雖師行有律猶恐遠方鄉邑之民有懼強賈匀奪而不前者使市司帥賈師以治市政則民聽不惑而百貨屬路矣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質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會者平物價而來賈疏會謂市人會聚止為平物價而來也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王氏應電曰質之義為平為信物以取平人以

取信也

案平物賈者賈師質人專掌質劑所謂成者兩人交易入質劑於質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欺偽者後得質訟治之各有程期　古無奴婢而易曰畜臣妾書曰臣妾逋逃大宰九職有臣妾聚斂疏材則臣妾亦可名為奴婢意盜賊之子女罪隷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家閒亦有之記稱子碩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市有人民盖謂此

等而士大夫家亦有以所畜臣妾相鬻者與　宫正分其人民以居之則人為貴者民為賤者縣師人民連夫家言則為餘夫婦女此職人民與背賄牛馬連類故注以奴婢當之若朝士職所委人民則失迷道路者耳注以珍異為食物據場人職而言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　鄭

氏衆曰質大賈劑小賈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質劑為月平後鄭以為券書者上文成市之貨賄等巳是市平文書則此經質劑及小宰聽賣買以質劑義不得為月平也

掌稽市之書契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賈疏小宰職聽取予以書契故知非上質劑市買者 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 王氏應電曰民之賒者始則取之於官終則

官取之於民稽其書契令如期以完并防詐偽也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章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淳當為純謂幅廣賈疏淳三咫咫八寸謂廣二尺四寸制謂匹長也賈疏依巡守禮制丈八尺皆當中度量

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　王氏昭禹曰度則齊其長短量則齊其淺深淳則齊其幅廣制則齊其匹長

又巡行而考校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詐偽者無所容矣

案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於冊籍使懼而不敢再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為登記於冊明矣自鄭氏以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没入其貨財為義不知列職於闗市者雖纎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偽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懲鬬囂虣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㕓布闗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闗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㕓者恐商賈過羸而民爭

逐末耳即管子使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道以相過之義且市之征布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不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注淳尸盟士虞禮文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齎券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

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安石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偽故期外不聽亦所以杜欺誣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次本或作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布泉也罰布者罰犯市令者之布也何氏喬新曰罰布司市罰犯市令者之泉下經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　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王氏應電曰總布見肆長　魏

氏校曰官鑄泉散於民間有散無斂則泉法不行

案先王之制於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於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旣征其廛又稅其肆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及此而謂周公之典有是乎　犯質劑者之罰宜統於罰布不宜别為一類經之本文止宜有總布罰布廛布絘布質布乃劉歆所增竄也蓋莽立山澤六筦

榷酒鑄器巧法以窮商工故竄此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當稅賈疏知以當稅者山虞澤虞所徵諸物皆以當邦賦給作器物也　王氏安石曰皮角筋骨屠者之餘財也廛人斂而入于玉府明所取者非民之正利案入于玉府非中玉府之用者不斂也澤人之財物亦然蓋其物皆民用所必需取其尤良者而留其餘

以為萬民之用俾得自貿易也市無貨征皮角筋骨以當廛布耳商致遠物鶩財多故征其貨屠物則閭閻朝夕所求不宜别稅故知以當廛征注謂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者别稅之雖末世市征亦未聞苛細至此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書滯或作廛

正義鄭氏康成曰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聽其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矣為買之入

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謂滯貨不售者官為居之經云入于膳府明珍異非貨物故後鄭不從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表縣之　賈氏公彦曰序官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　王氏應電曰司虣司稽胥肆長皆胥師所轄故曰掌其政令凡辨物平價禁偽皆是

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衆曰價賣也慝惡也　鄭氏康成曰飾行價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

王氏昭禹曰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不以煩市師所以事不煩且滯也

案價慝而曰飾行者如今市中賣偽物詐為有急而使人不疑所謂飾行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賈音古奠音定又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與胥師平貨賄同展其成而奠其賈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價故也

案自質人至司稽皆各有專治之事而不主於貨賄肆長兼斂總布賈師則惟貨賄之治耳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良苦相均始得其平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賈音價

正義鄭氏康成曰恆常也謂若𥼶米穀棺木遇久雨疫病貴賣之因災害阸民使之重困四時之珍異謂如薦宗廟之物賈疏案月令四時珍異之物先薦寢廟故注舉重者而言　賈氏公彦曰珍異亦恐富人賤𥼶而貴賣之

案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惠商其法曲備而穀物之蓄所在皆有之故遇天患可禁貴儥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為善政時勢各有所宜也

餘論王氏志長曰三代聖王養民者厚而取民者略

荒則去幾札喪則無征上之加惠甚沃也故有乘天患而高價厲民者則賈師禁之後世民自謀生關津之吏因公擅斂以掊克之倘賈師之法行則裹足不至而民已坐槁矣趙清獻在會稽不抑粟價商賈輻輳歲凶而民不饑故後世有天患而禁民貴糶者皆蔽於物理也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存疑鄭氏衆曰謂官有所斥賣賈師率其屬更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　王氏應電曰謂若凡貨物適空乏而欲買於民或有所貯蓄當斥賣於民二者各次賈師更代掌之師役會同則有軍市賈師亦嗣掌其月上經市司師賈師而從是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嚚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虣薄報反嚚許驕反又五羔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胥師所憲凡市偽飾之刑禁也司

虣則鬭囂虣亂之禁令布焉鬭者以力爭囂者以口競　鄭氏康成曰囂讙也　易氏祓曰虣者虐物亂者悖理　王氏應電曰出入相陵犯若舟車阻道爭塞往來之類　鄭氏衆曰以屬游飲食羣飲食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搏執也

案不正者陰謀市竊故胥伺襲而執之鬭囂暴亂其迹顯見禁之不可則搏執之而已無所用伺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物衣服視瞻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　王氏應電曰搏之歸於胥師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小盜徇扑而已徇者不必刑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

案徒徇者不必刑若盜賊則雖小必徇且刑之其大

者則歸於士也市之大刑扑罰又曰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則歸於士者惟盜賊為多矣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

正義王氏昭禹曰司市言胥執鞭度守門此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　鄭氏康成曰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

王氏應電曰坐作出入謂大市朝市夕市各有作

止之期出入之候禁之無得爭先後期以亂市法

賈氏公彦曰襲者掩其不備

案十肆設司虣憲市之禁令蓋貳胥師憲之也五肆設司稽察其犯禁者蓋貳司虣察之也二肆胥一人執鞭度而巡其前又貳司稽巡之也文皆相承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案凡有罪者大治大訟司市聽之弊以大刑小治小

訟胥師弊以小刑中刑上於司市司市並下於胥㨗謂扑之也獨舉扑者憲與徇從可知也罰有罪必使胥者胥二肆則一人刑罰各於其地之敘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亦近也同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賈疏使惡者遠善釋名相近者相遠善自相近釋實相近者相爾鄭氏

衆曰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

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賈疏此止釋名相近者相遠則實相近者義可知也　王氏應電曰平者貴賤各稱其情之謂苟美惡同價則不平矣正者美惡各居其所之謂苟真偽雜處則不正矣肆長陳而平正之司市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案必辨其名實然後物可正價可平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正義王氏昭禹曰斂而入於廛人

案賈師職曰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肆長賈師之屬也買賒官物之布必肆長斂之可知矣其或日終而總計之或旬終而總計之以會於廛人故曰總布與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賈價同楬音竭抵注作柢音帝又都禮反注故書滯為癉杜子春云當為滯

正義賈氏公彥曰征布即廛人所斂之布並入泉府

而藏之　楊氏時曰斂市之不售貨所以便商非以其賤故買之也待不時之買所以便民非以其貴故賣之也　鄭氏衆曰物楬而書之物物爲楄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　鄭氏康成曰抵實柢字柢本也　王氏應電曰賈人居積計歲月以起息此則但爲民收貯而無所利所以爲公天下之心也

案於此見聖人愛民之實而後世平準均輸藉以浚

民者不得假託也　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故價必賤可知矣故令各從其抵不忍因貨之缺乘民之急而多取以病之也疏謂康成不從先鄭恐前買時貴後或賤依故價予之即損民誤矣時價果賤民乃不求之市肆而貴買諸官乎　有泉府以斂滯貨然後賈師可禁貴價先王恤商愛民至誠至公人心所由感動也

餘論馬氏端臨曰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

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其所儲供他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廣以是為富國之法失其本意矣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正義鄭氏衆曰王者别治大夫也賈疏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

王氏應電曰主謂都

鄙大夫有司謂鄉遂之吏有此符信然後予之恐姦民乘急販賣官為所欺而民不沾實惠也

案買貨必從所司者官收滯貨本以利民必實有需用然後予之若遠商大賈轉貨逐利則不予也貨之滯者踰時必騰躍故設禁如此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正義鄭氏衆曰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貰疏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劉氏彝曰吉事不廢業故旬日

可償喪紀廢業寬至三月者容其葬後徐措備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案唯祭祀喪紀而後有賒於官則他禮事且不聽賒
矣賒之外安得更有所謂貸哉以為貸不滯之貨則
農工之家無所用之以為貸之商賈而聽其轉販則
泉府所斂專以濟喪祭之匱乏而都鄙從其主人國
人郊人從其有司正恐其轉販也謂貸以泉布則先
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陰取其利之道自王

莽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計贏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剝民禍國陳氏傅良辨注之誤以為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視鄭氏為近理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勦竄此以惑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無所謂貸明矣周官之法荒札則賑救之藉阨則賙恤之皆躅上所有以予民惟旅師積粟則有春頒秋斂之法他物無是也抑貸乃閭里有無相通

之稱至春秋之末宋鄭饑諸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此三語乃莽歆增竄無疑

餘論馬氏端臨曰秦漢以來上之施於民者惟以簡易闊略為便間有以周官之法行之者不旋踵且以厲民而階禍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儒見其效如是於是疑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以為俱

不然葢是法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特周公之
聖可行雖中主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特王莽之矯
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有賢哲亦不能行其故
何也葢三代之時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
里以至五十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
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
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雖諸侯卿
大夫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與民則不容不視為

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奸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為郡縣上之所以治其民者一委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載更代雖有精敏循良之吏其始至也茫然不能得其要領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代者至矣故以周官之法行之則政煩而事必擾民必病不如疎節闊目之為愈勢使然也

案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賒貸可行於成周而不可

行於後世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賖而無貸其賖法則僅可行於井田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耳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國事謂有司為公事興作用財物者向泉府取財為具焉

案不曰國用而曰國事之財用謂事所用之材物以布市者取具於泉府以在市而通百物也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葢九職貢物所無

而為邦用所必需者泉府市其物所征之布不足用則受布於外府以具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　賈氏公彦曰入謂廛人所斂諸布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

正義鄭氏衆曰管謂籥鍵謂牡賈疏用管以啓用鍵以閉入者為牡容者為牝

郝氏敬曰晨啓則授管昏閉則授鍵　王氏安

石曰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授管鍵之事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正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賈疏謂非民常用之物

陳氏汲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偽飾之禁民商工賈各十有二是也

案於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於官府而不之市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聖人恤民之周體物之詳如此

王昭禹謂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阜以破

鄭注非也閭師職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者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疑市亦有貨征非也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則市所征惟廛布明矣用此見成周之關略於征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司關所征之非貨於征本職之廛征見之惟於國門征之自國門而外雖大都小都鄉遂公邑有城有門者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於司關又特設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通掌畿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於貨之高下美

惡賈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　言舉而不言罰者門近於市矣故舉之使受罰於質人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正義鄭氏康成曰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

案列職於門而關則無之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遺人職有明文也王氏應電謂專用所罰犯禁者之財未安政教清明犯禁者無多而老孤至衆葢公家

委積素備而罰財亦在其中耳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繫音計監古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監門門徒賈疏充人職散祭祀之牲不在牢則此門徒養之

王氏安石曰必監門養牲者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且衆所出入養視不謹易以幾察而祀五帝享先王之牲不繫之門則又以致其嚴也

王氏應電曰城隍閒多隙地牛牲繫焉是牧而不費地也每門史二人徒四人以其餘力養牲是用人

而不費功也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正義賈氏公彦曰月令秋祭門是廟門此謂國門十二者時祭外亦有祈禱莊二十五年秋大水用牲于門　王氏應電曰言凡非一每歲秋祭門九門磔禳與禜門祈報之祭皆是　鄭氏衆曰受祭門之餘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

逆賈疏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皆遣人出迎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正義鄭氏康成曰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賈疏市與關及門三處相聯恐奸猾商人或以多爲少或不出於關以辟稅

案王氏應電謂司市司關皆用璽節獨司門不言節

舉兩端則中可知葢自關入必達於市關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入矣自市出必達於關市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出矣故司門不用璽節耳其資於民家不由關者則司門亦有焉又掌節職門關用符節則司門非無節也門用符節以達賓旅於關關用符節又以達於畿内及所之之國所過之門關此與通貨賄為二事　司門言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則關可知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存疑鄭氏康成曰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

案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有掌其禁者則靡害飾偽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於關以待野鄙之交易而不入於門市者也征廛猶廛征也注疏分征與廛為二故云貨賄有稅似失之　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

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且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為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於關謂從私道辟稅者　王氏應電曰不出於關非獨辟稅兼有犯禁之物案簿記其貨侯詰問或撻其人或罰其布而仍還其

貨也司圜職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司市職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凡罰多以財言若舉爲悉没其貨則財之虧逾量矣而復罰以財乎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張戀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閒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者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賈疏若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為之璽節或於郊内關内民間買得貨物不得向司市取璽節則便於關取節而出

王氏應電曰凡所應達之貨

賄則授之以璽節附之以傳辭而出之　王氏昭禹曰節以達其物傳以書其數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正義鄭氏衆曰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賈氏公彦曰司門不言無征故於關并言之　王氏應電曰凶札幾其不物守關之急

務蕎薄征除盜賊竝行而不悖也

案門無征不征其貨也關無征不征其廛也

凡四方之賔客敂關則為之告敂音叩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朝聘者也敂關謁關人也賈疏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聘至關門先謁關人聘禮使者至謁關人

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賔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疏韋昭注理吏也小行人掌逆賔客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出內之內音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者環人職所送迎通賔客來至關則為節與傳以通之　賈氏公彦曰有從侯國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傳内之有王命從王國而出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　賈疏珍圭等見典瑞職不及璧羨以起度已下者彼乃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　王有命則

别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賈氏公彦曰此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文單言邦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賈氏公彦曰此云都鄙用角節是都鄙之主小行人職都

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彼
諸侯采地同用管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
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
案天子諸侯皆君道也故於其國中同用玉節而但
有大小之差都鄙則臣道也然其采邑所轄亦得自
主故用角節以別之曰守者明其節止行於邦國都
鄙之中而不及遠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所吏反蕩吐黨反干氏作篡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節使卿大夫聘於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以其國所多者相别以為信也今漢有銅虎符　王氏應電曰已上皆王國之使節若諸侯之使節則各國自為之矣詳見小行人

案曰凡邦國之使節該王使與諸侯之使也侯國所用之節法式頒於掌節大行人達之小行人適四方

則賫其式以往

存疑杜氏子春曰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干氏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事以助使節之信

案下經以傳輔節傳別為一物則英蕩疑亦竹簡之類然經本作蕩干氏易之為簜未知所據

通論王氏昭禹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

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之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賈疏邦國之民入司關既為之節則

門無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由門故總言之也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賈疏鄉大夫職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比長職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惟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賈疏時事行不出關者若比長職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賈疏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予之節由關者司關予之節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賈疏此以漢法況之案史記漢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時日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王氏安石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　黄氏度曰王使旌節掌節予之民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

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内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為　王氏應電曰上文五者必有王命然後掌節予之此三者雖頒自掌節然官府得自予之

餘論陳氏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掌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

之節葢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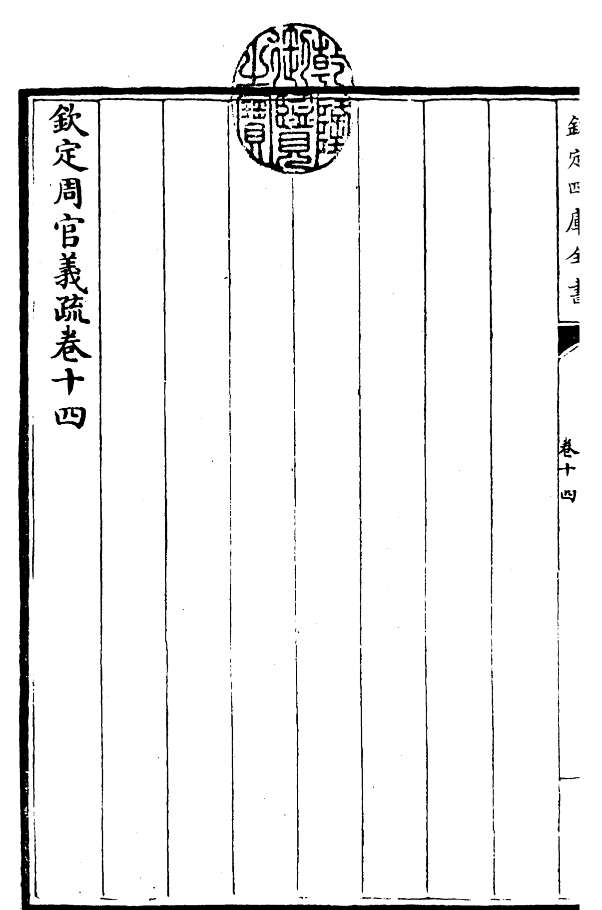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也

無節則圜土内之賈疏無節無授圜土内之賈氏公彦曰此總解上經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

案在境内惟家徙及轉貨乃有節暫出者不必有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周官無節者不達於天下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土著周衰國自為政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葢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服矣漢文時又去關禁當時矯偽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民於軌其制善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周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五

地官司徒第二之八

遂人掌邦之野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賈疏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遂人專掌二百里中注乃兼言甸稍縣都以其三百里外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

黄氏度曰家稍縣都各聽於其主非遂人所及也特居民授田治地之法皆自遂人出耳

案不曰六遂而曰野者以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治溝洫通乎畿内又兼掌四等公邑耳至稽民授田簡器教稼治野辨萊頒職作事貢賦征役祭祀賔客喪紀其法雖通行於家稍縣都而所專掌則惟六遂與公邑葢法可通行而政令必各有所主都家之吏既分主之而縣師復執其總遂人不與也遂兼公邑詳見

遂大夫職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酇作管反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經形體皆為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内比閭族黨州鄉也賈疏家数相對是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鄉中惟見出軍法無田制遂人惟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互見其義也

王氏安石曰相保相受相葬相

救相賙相賓之法一與六鄉同

案食貨志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二萬二千五百户也以鄰里繫鄉則比閭亦可繫遂鄉遂諸事之互見此亦足以徵之

通論王氏與之曰井田用四起數井天下之田以起軍賦邑居用五起数比天下之居以行保伍也

案凡造城邑必度土地之宜而與田野相要綰所謂

形體之法也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鄉之比閭族黨州未著其城邑之形體與皆有地域溝樹故於遂著之以與六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法互備又以見公邑稍縣畺之同此法也獨舉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為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之形體而遂大夫即於五縣中擇便以為治所鄉大夫亦如之也　大司徒須教法故比閭族黨州鄉著其各有教治遂人掌造縣鄙形體

之法故鄰里酇鄙縣遂著其各有地域亦互相備也地域溝樹自酇以上始有之知然者脩閭氏邦有故令守閭互則閭以下不能徧溝樹明矣百家以上皆有溝樹此盜賊所以易詰戎馬所以難犯也　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疆潦藪牧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湊故必以土地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邑之形體可定其法粗具管子度地篇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

其兵器教之稼穡

正義賈氏公彦曰使各掌其政令刑禁如五家則鄰長也五鄰則里宰也稽其人民以下亦使各掌之人民猶言夫家也授之田野若下文夫一廛田百畆簡其兵器若酇長旗鼓兵革　黄氏度曰土地上下不同人之多寡亦異每有更易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力穡之事

凡治野

正義黄氏度曰治野言凡通乎都鄙

案遂人於致羣甿教稼穡均賦役須田萊治溝洫皆揭之曰凡治野明自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達於畿皆同此法也

以下劑致甿劑津利反甿莫亨反又音忙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民言甿異内外也甿猶懵懵無知之貌致猶會也民雖受上中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也

案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論上地中地總以一為正卒餘為羡卒與下地家二人者一例所謂以下劑致甿也凡鄉遂皆然何嘗獨厚於遂乎

以田里安甿

正義賈氏公彦曰田則百畮之田里則五畮之宅

王氏應電曰甿有恒産則咸安其居　王氏昭禹曰出則輩作於田入則保聚於里案里在邑在田皆有之

以樂昏擾甿樂音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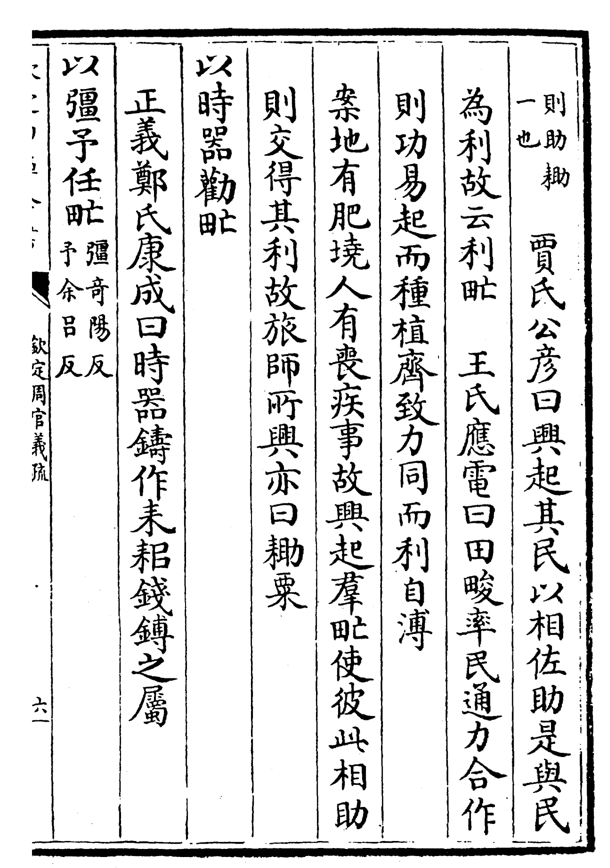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　賈氏公彥曰男女人所樂故云樂昏　王氏應電曰昏姻匹偶各得其願則馴擾而不離散

以土宜教甿稼穡

正義金氏瑶曰司徒所辨十二壤之宜

以興耡利甿耡音助李又音鉏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王氏安石曰惟助為有公田許慎釋耡以商人七十而助



則助耡一也

賈氏公彦曰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為利故云利甿　王氏應電曰田畯率民通力合作則功易起而種植齊致力同而利自溥

案地有肥墝人有喪疾事故興起羣甿使彼此相助則交得其利故旅師所興亦曰耡粟

以時器勸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

以彊予任甿彊奇陽反　予余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李氏如玉曰彊予即詩之侯彊侯以是也

案予以二字古音通李説得之

以土均平政政注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

案即用大司徒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也自賦貢以至師田行役之力政皆在其中

存疑王氏應電曰政如字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故云

以土均平政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廛邑居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萊謂休不耕者　項氏安世曰里以廛計田以畮計田有汙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

有多寡　易氏祓曰上地中地下地以人之損益為田之進退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劉氏敞曰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孟子餘夫二十五畆

案鄉受地無餘夫之文以輸將服公事者皆近取於鄉也鄉之上地無萊近城郭人畜聚易糞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引揚子雲有田一廛為百畆

之居後鄭不從者此經百晦與一廛別言之則廛乃廛里不得同為百晦之田詩所云三百廛者自是三百家之税耳

案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為羡卒其餘皆為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数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為餘夫而

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又何羨卒餘夫分為二項乎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畛之忍反劉音真洫虛域反涂同吾反澮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

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疏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蓋亦倍澮與匠人澮水所注川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詩云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　案畝長百步濶一步步六尺畝閒有畎畎廣深各一尺故夫閒之遂倍之經不言畎者畎在畝閒不另占地遂徑以上則俱在百畝之外另占地

耳注謂南畝圖之南畝則畎縱而遂當横今云遂縱溝横者乃東畝之法也鄭賈盖脱却畝間有畎一節耳信南山詩傳長樂劉氏語可證　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之　王氏應電曰自遂溝洫而下民各以其力自治之洫有涂溝有道必上之人糾之合衆力脩治若川之與路則其工力尤大非一方之民所能辦必捐府庫之積移用其民乃可成夏官所謂大役任衆者是也

案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

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為成即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為同即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萬夫詩曰十千為耦盖舉其成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黄氏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盖得其指　曰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𨰻皆用此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為甸獨舉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謂之野明矣

辨正黄氏度曰鄭康成小司徒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令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為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

云哉

案十夫百夫皆為虛寬大數不能細計步畮匠人云凡溝必因水埶又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則亦不可畫方如碁局也諸家開方積算拘㑥不可從

通論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大多與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

不幾大少與後鄭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為溝洫法采地為井田法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葢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今畫為圖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記九溝横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

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為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数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

所圍之内者言之其實一制也

餘論曹氏叔遠曰此特定田制耳而先王寓兵於農蒐丘乘於井牧以禦外侮之意已潛寓於其間　朱子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阡陌者舊說以為田家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官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

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閒千畝澮閒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因此而得其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非虚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其刻急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大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隐之弊而阡陌

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蓋苐知有目前之利而不復為後世計長久於是千古聖賢制作精微之意澌盡矣豈不惜哉　王氏應麟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乎古也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至秦非一日之積　王氏應電曰封植以息爭端設險以限戎馬而凡疏導之法輓漕之便皆於是

乎在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施式氏反政音征

正義曹氏叔遠曰校登必以歲時葢前歲之已登者逮於今則增損不同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　鄭氏康成曰職九職也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

賈疏即上注遂之軍法如鄉者是也

案注謂須職作事即載師職所云物地事授地職非也九職任於閭師載師專掌任地故特言地職以見其為地邑應承之職事與民職異也此官别見令野職於後正可與載師所謂地職相證則此所頒為九職明矣載師任地以分鄉野都邑所謂物地事者乃物其土之所宜此承頒職而言則所作即九職之事明矣　政役謂輸將浚築所用即師田徒旅而事則

異故更列之下經所謂凡事致野役是也　他職言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略焉以須職作事即所以任之也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賈疏遂人是大夫合用烏隼之旗以致衆今掌衆與大司徒同故得與大司徒同用熊虎為旗

賈氏公彦曰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

正已下縣正職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職事則帥而至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　王氏安石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遂人所建亦司徒之大旗也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存疑鄭氏康成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賈疏牧人職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令野職令委人

斂之委人掌斂野之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金氏瑤曰野職野之職祭事者如澤虞之共澤物川衡之共川奠之類令謂令澤虞諸職也

槀牧人所畜以共祭祀者藪牧所貢之鳥獸也甸師共薪蒸掌炭共炭灰不應祭祀時遂人又別共之葢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則野共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遂人令之耳左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則令野職為共祀事審矣曰國祭祀者以别於遂之禜酺

蜡社也　所令野職卽載師所授之地職也凡祭祀賔客會同師役政令所經歴其地必有職事焉載師總任畿内之地故主授地職六遂及四等公邑則以授遂人故遂人令之也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叙則地職具此矣家稍縣都以授其長而其長令之亦可推矣　知此野職為共祀事者以承共野牲之後且頒職作事已見上經也知遂師野職為九職中貢物者以與野賦並列而入於玉府也

凡賔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委積於廬宿市

案疏謂令遺人盖指委積言之野廬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㰖之又曰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大師令埽道路則脩道者守涂地之人而令之者野廬氏也野廬氏之徒百有二十人而知不自共脩道之事者通掌畿内之道禁其事縣劇胥徒雖多僅足共廵比譏察耳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綍音弗窆彼驗反一本作窆昌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賈疏司徒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窆謂穿壙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綍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賈疏在棺曰綍在道曰引屬六綍不據在道故知在廟載時及在壙說時也

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疏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賈疏下棺時千人執綍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也

匠師師監之鄉師以斧涖焉

賈疏案鄉師職知之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賈疏大司徒職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六鄉近使主殯及啟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路屬六綍則六遂為終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鄭氏衆曰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傳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

案遂人稍人皆有大喪帥役之文黄氏度遂謂遂人致於稍人盖以稍人職獨有聽於司徒之文故疑遂

人轉因稍人以達耳不知遂人長官豈有反帥役而致於屬吏之理蓋稍人所帥以聽于司徒者即遂人所帥而致于司徒者也遂人尊但致其數而已稍人卑則躬帥役而聽焉大喪六遂之役遂人遂師稍人胥有事者事大役多故共之帥之致之道之遞相攝遞相聯屬而歸于一也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六遂及公邑之喪役遂人帥之稍及公邑之喪役稍人帥之皆聽於司徒但鄉師遂人帥而至則聽於司徒不

言可知稍人下士或疑帥以至遂而遂人以致於司徒故明之耳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案上經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令縣正之屬帥而至於遂也此則親帥而至用事之地以聽役於司徒遂人遂師以遂名官而凡治皆曰野何也兼自甸及畺之公邑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施式氏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遂師下大夫四人掌六遂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此不言老幼貴賤癈疾及輂彼不言經牧其田野之等皆是互見為義　王氏昭禹曰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　項氏安世曰民有貴賤老幼癈疾賢能在所施舍其可任者又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異故辨之以知

民力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正義鄭氏康成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　賈氏公彥曰數謂夫家六畜田野之等任之掾人民之數財征掾田野之數役事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　易氏祓曰辨其可食而後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

地任民

案遂師所登遂人憑之以須職作事為貢賦師田政役之準也故辭事略與遂人同遂人之登遂大夫之稽皆以歳時而遂師獨以時者以辨可食之數其事尤詳也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師復經牧其田野者小司徒總統之遂師則分任之也人情避重就輕役事任舎之間姦弊易生尤多争訟六遂役事遂師之所專掌故有訟則聽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六遂制溝洫澮是制田界也又為井田者遂人兼掌采地上云掌野兼甸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澮故此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案田野可井者井之不可井者亦為之界蓋必因其地埶無都鄙鄉遂之異鄭云制田界與井也可見六遂有井田矣賈氏强分之何其泥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早晚不

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故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　王氏應電曰此方將胝而不暇給彼則閒而無事故移用以救之

通論金氏瑶曰五黨相賙以財通也移用其民以力通也周官濟水旱之大經莫要於此

案讀法興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鄉師廵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蓋鄉遂羣吏所掌有同

有異然後備列之其同者則各舉其一以相備也後世民自爲耕猝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没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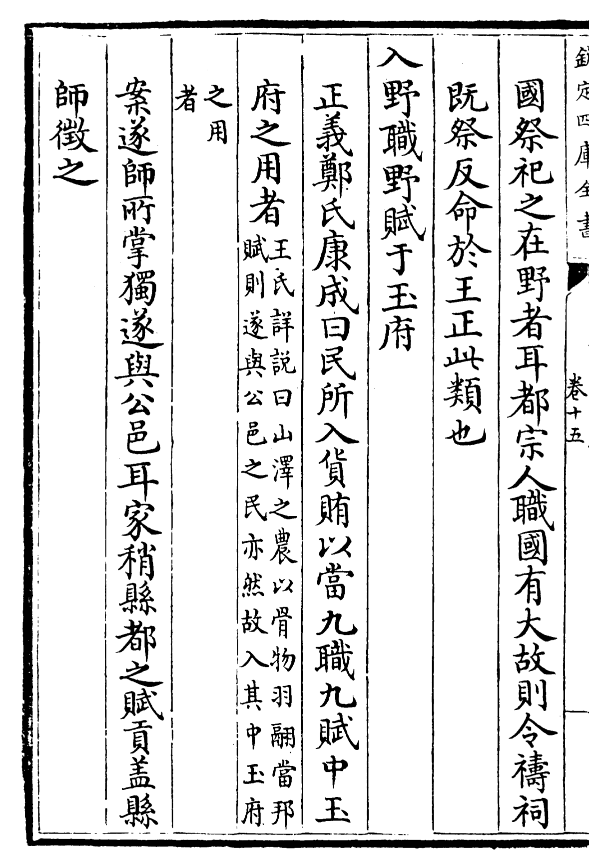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審亦聽也

案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遂師承小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與民也遂人

專掌經野而他政惟持其綱故國祭祀遂人令野職而遂師則審其誓戒野牲之共亦主其令而遂師共之故遂人職第曰共野牲而遂師職則曰共其野牲也　王氏昭禹謂遂人既共野牲遂師又共乃贊之非也凡經言贊必其事有待於助者冢宰受歲會惟恐其紛錯而有抵冒故小宰贊之小宰以法掌禮事之戒具惟恐其玩忽而有愆忘故宰夫贊之稽之五官義莫不然若共野牲而入於牧人何待二官之相

助哉且牧人所牧之牲不宜遂師共之牧人無牲羊人可買牲以共則凡牲皆非遂師所共可知王氏詳說謂太宰司寇掌百官之誓戒遂師遠在二百里外固無預焉審之而已亦非也大宰司寇所誓戒王朝執事之百官也遂人既不預何由知其所誓所戒而審之哉金氏瑶謂牧田在遠郊正遂地故遂人共之亦非也牧田雖在遠郊之地而不在六遂之中王朝之祭祀牧人自共其牲於充人與遂人遂師何與哉諸儒蓋由不知此經所云乃



國祭祀之在野者耳都宗人職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王正此類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王氏詳說曰山澤之農以骨物羽翮當邦賦則遂與公邑之民亦然故入其中玉府之用者

案遂師所掌獨遂與公邑耳家稍縣都之賦貢蓋縣師徵之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庀匹爾反又作庇

正義鄭氏康成曰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庀具也　王氏應電曰遂人

遂師巡而庀之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磿劉音歷籠魯孔反蜃市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賈疏天官幕人掌共帷幕幄帟綬屬大宰故知使以幄帟先是大宰也　知其餘司徒也賈疏司徒主衆庶故知野

役之徒司徒令之以幄帟先為葬窆之閒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磿者適歷執綍者名也賈疏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稀疏得所名為適歷王氏應麟曰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賈疏執綍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磿也丘籠之役窆復土也賈疏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覆而為丘壟其器曰籠賈疏共丘籠者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蜃車柩路也賈疏人君所居曰路故云柩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賈疏以二軸貫四輪輪即許氏說文云無輻曰輇者也行

至壙乃説更復載以龍輴賈疏檀弓菆塗龍輴天子之禮諸侯則不能其轅而已殯用輴明葬時亦用輴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賈疏雜記載以輲車彼注輲或作輇槫即團團喪大記轉誤為國役謂執紼者

案幄帟蓋亦張於柩上如在殯宮時故注云葬窆之閒張神座也柩車四輪迫地無貴賤一也故皆謂之蜃車唯貴者又名柩路耳蜃車及役遂師共之稍人帥而聽于司徒遂人致之遂師道之及窆遂人陳之遂師抱磿而校之

存異王氏應電曰蜃車者掌蜃所謂闉壙之蜃車所以載蜃也並遂師共之注以為喪車豈共喪車而乃在既窆之後與丘籠同事乎

案於既窆抱磨之後乃言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者明上文野役之為此役故終其事而後及之也如以為載蜃者則載炭即為炭車載灰即為灰車何定名之有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　賈氏公彦曰校比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　易氏祓曰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朱氏申曰比者比其勞逸叙者叙其先後

案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政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師田而遂師掌軍旅田獵之政令一舉其綱一詳其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式氏反

正義李氏嘉會曰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遂大夫稽之而後遂師登之　朱氏申曰遂師言車輦此言田野蓋互見也　鄭氏康成曰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　王氏詳説曰縣正鄙師酇長里宰但言政令而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又無與惟遂師遂大夫

言政令戒禁以其為遂官之長也

案遂師職已具此而覆見者遂大夫稽之然後遂師得據而登之也倒施舍與可任之文又曰可施舍者登於遂師則施舍與可任者已定矣方其稽之則介乎可任可施舍之間者不可不辨也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容公邑之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　王氏應電曰為邑者

即縣鄙之吏猶甸稍縣都謂之公邑家邑都邑也歲終令會政致事亦猶鄉大夫令六鄉之吏

案注言兼公邑之吏是也又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則恐未然大宰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其為邑者無為舍其長而會政致事於遂大夫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縣師掌都邑之賦貢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詔廢置則都家之吏主之者縣師也惟公邑之吏無文而此職

三年大比既曰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又曰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則其吏乃遂之屬吏而為邑者則公邑之吏可知矣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野謂遂與公邑明矣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月令所云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之類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比必里反 屬音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猶舉也興甿舉民之賢者能者

如六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敕其

餘以職事賈疏敕之以職事使不慢 賈氏公彦曰吏謂縣正至

鄰長 李氏叔寶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繼以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興賢能於六遂一

同於鄉可知也　易氏祓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六遂興甿之遺意也

案稽夫家畜產以及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人遂師遂大夫以及縣正鄙師酇長每職必列不厭其複而興甿止於遂大夫職一見之簡校實興之法無一及焉何也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大夫以下羣吏所掌與鄉有同異故每職備列之興賢之典一同於

六鄉覆列之則贅矣故第言帥其吏以興甿而知一準於六鄉也　遂之屬吏獨明有功者何也鄉師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則遂大夫視焉其有過者小則誅大則廢矣至大比然後勞績久著者始明之以告於上也公邑之吏則考之不能如屬吏之詳故每歲之終令會政致事至三年而後廢興誅賞行焉

通論王氏應電曰遂大夫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即鄉大夫之登夫家辨其可任與舍也大比興甿即鄉

大夫之賓興賢能也其事已詳於鄉故於遂略焉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頒於鄉吏正歲令羣吏考法於司徒則遂亦如之遂大夫明其吏治有功者與賢能並薦屬聚有地治者而教戒之則鄉亦如之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賈疏

棠遂師稽夫家衆寡六畜車輦𠂔職教稼穡鄰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注掾𠂔以當四達

魏氏校曰四達治道通行也考一邑之治必以旁邑相參而後賢不肖勤惰自見誅賞廢興出於大宰誅賞乃三歲大計之事廢置則每歲終一行盖以待夫賢能卓異與夫不職之甚者無待於大比之期也棠四達未詳如注所列未見其確然不可增損也或曰自遂以達於甸之公邑自甸以達於稍縣都之公邑故曰四達也　凡為邑者謂四等公邑也歲終而

致事三歲而興甿則遂之屬吏功事已備矣而復戒凡為邑者之功事則為四等之公邑何疑哉其功事為邑者自任之遂大夫惟戒之而已　遂大夫之職與鄉大夫異者聽治訟也縣正與州長異者掌治訟也鄙師與黨正異者掌祭祀而不及喪紀冠昏飲酒也酇長與族師異者治祭祀喪紀也鄉大夫不聽治訟六官之長未遑鄉邑之治也故鄉師聽之遂大夫遂師皆曰聽其治訟者遂師所聽獨役事之訟凡民

事之訟並歸遂大夫也遂之治訟分聽之者繁於鄉也遂大夫曰聽治訟縣正曰掌治訟者事有小大小事專之大事則達之於遂大夫也鄉之中州長涖大喪黨正掌喪紀冠昏遂之喪紀僅一見於酇長職冠昏飲酒則並無文凡此類皆互見也

總論王氏應電曰此職與鄉大夫文互備惟大詢衆庶止六鄉鄉乃百族所聚六遂多野民故不及之耳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

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比必里反趨本又作趣音促又如字李倉苟反下鄰長里宰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徵名也比案比　賈氏公彥曰頒田里如上文夫一廛田百畝分職事即九職之功事　鄭氏鍔曰力田有賞惰農有罰其秩叙里宰行之而縣正趨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

案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酇長里宰耳　稽功者每人而分考其程也會事者合計其功事以為役要也　鄉之掌徵比數衆庶者皆閭胥而遂則縣正掌徵比鄙師數衆庶何也閭胥之數衆庶以辨施舍而鄙師之數衆庶以察美

惡而誅賞閭胥之掌徵比執功役於下而縣正之掌徵比乃施政令於上其事各異故互文以見里宰亦掌徵比以辨施舍與閭胥同黨正亦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與鄙師同耳

通論王氏應電曰縣正猶鄉之州長惟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其賞罰此一事相同至於州長有讀法考行而此闕如則遂大夫之興甿將安所稽乎其為互見可知矣此職領田里而州長無之者蓋近

郊之民百族所聚不止田里之事故於載師閭師特詳焉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祀祭禜也　賈疏鄙與黨同黨祭禜故知鄙亦祭禜也

鄭氏鍔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民謂起役也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四時也　王氏應電曰鄙師猶鄉之黨正凡作民者即作民而師田行役也以時數衆庶即以歲時涖校比也察其媺惡而誅賞即書其德行道藝也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則鄙可知矣

案察衆庶之媺惡將以助遂大夫興甿也鄙師之數衆庶而察其媺惡與黨正之涖校比而書德行道藝

事同而辭異何也用此見數衆庶之即涖校比也用此見書德行道藝之並簡不率教者而移之也　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遂師職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職曰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稽者稽其數登者登諸籍耳以所治者衆也若鄙止五百家故其民可得而數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會計一鄙之政帥酇長而下致事

於縣正上下轉相承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校猶數也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酇長則曰校登先校之而後可登之也遂官惟酇長言喪紀猶鄉官惟族師言葬埋蓋四閭為族使之相葬四里為酇亦使之相葬也

賈氏公彦曰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酇長皆不言所祭神者遂鄉互見其義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與族師作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同皆寓兵於農之法無事則為民之師有事則為民之帥也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簡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賈疏遂大夫簡稼器此直言器不言稼故知兼有兵器也　王氏應電曰遂大夫簡稼器主其令而已尊者不親細事故酇長與有司數之案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也注以遂大夫為有司非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趨音與縣正職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之受而行之賈疏知聽非聽斷者以酇長中士惟承受遂人以下之事不得專聽斷　女功絲枲之事　賈氏公彥曰酇

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並稽考女功之事　王氏應電曰酇長猶鄉之族師故校登其夫家衆寡皆同則所謂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及其六畜車輦者在其中矣作民而用之即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所謂比伍之聯與合其卒伍者在其中矣族師有讀法書行與此職治喪紀祭祀課民耕桑互相備也

案古者王內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酇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教無不行

也　女功使里宰鄰長稽之尤為切近然比屋同巷雖相督察易至玩忽故董之以酇長使震動恪恭於吏治而不敢慢也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脣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成周之法所以止邪於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酇長校登夫家之衆寡及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並與族師同則掌合聯之政令不待言矣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邑猶里也

案鄭長邑中之政相賛即此里宰之邑鄭氏鍔累數諸邑字謂五家亦稱邑其說非是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正義鄭氏康成曰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為耕也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賈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　案趙明誠金石録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云周名耡漢名街彈今申明亭也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月令季

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王氏應麟曰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孔子之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則自古以牛耕但未聞牛亦合耦次第案此經秩叙鄉師令作秩叙皆謂事之常次黄氏度乃牽合官伯秩叙注鄭氏鍔謂如後世賜爵吴氏澄以為常賜之叙皆非也秩叙受耦相佐助之鄭氏鍔曰一耜之廣五寸合二耜廣深一尺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强弱里宰歲時為合其耦使人人適均則力無不盡也王氏應電曰配合强弱使之並耕以相佐助有事用之師田

則因而部分之而食之多寡位之高下皆於此行焉斯異等者不至於淹没而中人亦知所勸勉案小司徒賈疏在家為比在軍為伍是拘於比以成伍也尋常耕耦每二人里宰尚以歲時通一里之强弱均而合之其餘力役亦必通融簡稽而合其卒伍可知豈有軍旅至重而限於五家之比以成伍者乎

餘論王氏應麟曰漢食貨志引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者與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正義易氏祓曰財賦之事遂人令之遂師徵之下於縣正以迄里宰而後里宰徵斂之所謂待有司之政令也　王氏應電曰里宰猶鄉之閭胥比其邑之衆寡即數其閭之衆寡也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財賦即掌其閭之徵令也里宰行其秩叙閭胥書敬敏任恤互相備耳

案用此見閭胥所掌之徵為徵財賦所掌之比為合耦以治稼穡而此職讀法書敬敏任恤掌軷撻罰一

與閭胥同也　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謂縣師徵之

旅師斂之有司謂縣師旅師恐未的

通論王氏志長曰里宰之徵斂財賦必待有司之政

令者斂法出於司稼有司受之而後須其式於親民

之吏至三歲司書復大計羣吏而逆其徵令俾掌稅

斂者受法焉蓋上下兢兢惟以濫取病民為慮耳

鄰長掌相糾相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糾相舉察

凡邑中之政相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短使相補助　賈氏公彦曰云邑中者謂一里之内上有政令徴求則五鄰共相贊助　易氏祓曰有貢賦稅歛馬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馬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易共也　王氏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　賈氏公彥曰亦如比長職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無授無節即圜土內之也

案鄰長即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何廷寀